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

居住交通

楊蔭深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日常事物
叢書
居住交通

實價國幣八百元

外加運費匯費

三五·九·初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著者 楊 蔭 深

發行人 李 煜 瀛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總序

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所見所聞的事物，真是至繁且夥，不勝枚舉。就這許多事物裏面，除了一小部發見於并傳發掘或產生者外，大部分可說古已有了的。可是人們多不注意，這大部分事物是怎樣來的？而且自古至今，一定經過許多變遷。又是怎樣的？大家差不多都安之若素，不想追究的了。是的，這許多事物，定要一一追究其來源，對於我們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佳節到了，就是佳節，神仙鬼怪，有許多人還要迷信着，有許多人已經不迷信了，信也好，不信也好，又何必再去追究牠呢？至如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禽獸草木之類，有許多人正在研究作爲專門的學問了，也何必你一一去追究牠的來源呢？

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很多。尤其是科學落後的我國，過去有許多記載都是靠不住的，如禽獸草木等類，非根據現在新的研究方法不可，若仍迷戀於古人的記載，錯誤一定是很多的。至於其他的事物，現在也正在改進之中，舊的早已廢棄了，新的正不絕地在產生，我們只有向前研究，爲什麼還要回來開倒車呢？

可是儘管有人對我這樣說，我總覺前人的載籍還是值得我們現在去留戀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愛護中國過去的文化。錯誤的正可把牠改正，不錯誤的當然要把牠更發揚出來，使知前人研究，也並非完全是不對的。我因爲自己有歷史癖，明知道有許多是附會依托的，卻也喜把牠摘錄下來，作爲古人對於某事某物的一種說法。因爲隨時的摘錄既多，便想把牠整理出來，這就是我編寫這部「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個小小動機。

提起掌故，好像就是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的故實了。但是我現在所說的，卻是一些日常的事物，這裏只是人人日常所接觸的事物，沒有一件是國家宏制偉典的。原來掌故只是故事而已，所以日常事物也未始無故事可言，只因中國舊有掌故之說，所以我也把牠移來用了。這是我定名為「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簡單意義。

上面已經說過，日常事物是至繁且夥的，我要把牠一一說盡，當然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所以我所編寫的，是日常事物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歲時令節是我們每年每月所要遇到的，所以我把牠來編寫。神仙鬼怪有許多人現在正還迷信着，可是牠們最初究竟怎樣的，說明了也就平凡極了，所以也列為一門。至於我們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所見到的禽獸草木之類，自然也有一談的價值。大約每種都想談牠一二十種，每種也並不想詳加考據，只是隨便舉證，作為已往是怎樣的，現今又是怎樣的，給讀者一個原委而已。這部小叢書是想給讀者一個常識看的，不想求其深奧，而且還想求其生趣，所以其中頗採了不少有趣味性的故事，以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這是「日常事物掌故叢書」的一些內容大略。

本叢書範圍很廣，各方面簡直都有。我自問無此博識，可以勝任愉快。只是本叢書並非專門研究，僅將前人載籍所記錄的，作一番轉述而已，所以門類雖廣，我尚能勉與應付。不過錯誤之處，仍所難免，是在讀者的指正了。又本叢書每冊或有附錄，大率為行文方面便利起見，未能在正文詳述的，就在附錄裏錄及；同時因為有許多資料，正可作正文的對證和參考，所以也把牠附在最後了。

最後，我要十二分感謝陸高誼先生，鼓勵我寫成這一部小叢書，得以順利地在世界書局出版，使與讀者相見，否則我無此鼓勵，恐怕永遠不會寫成這部小叢書的。

楊蔭深三十四年二月四日

引言

居住交通與衣服飲食，同爲吾人日常生活之最關切要者。居住如宮室，交通如舟車，在昔上下異制，中外不一。正史中如禮志與服志之類，所載關於那兩方面的事，至繁且夥。然今昔不同，舊制多已不適用於現在，而現在的居住交通事業，日新月異，更不能與舊制相提而並論。不過本書以日常事物爲主旨，以專談掌故爲目的，所以事物雖取於現今，而所說卻不能不牽涉於前代。尋本溯源，所以明其由來的究竟，雖古今多有不合，要亦可知其變革的地方。至於現今新興事業，亦約略談及，惟只能詳其起始，不復敘及現況，這因爲掌故只能注意於過去，自不必再談現今的情狀。何況此類書籍，坊間所出版的已多，也無庸我們再複述了。

最後，著者雖愛談掌故，然平素對於這兩方面，殊少涉獵，匆促間搜集這些資料，彌覺艱苦。必定還有許多好的資料，爲耳目所未及，尤其是關於新創方面，簡略殊甚。蒙倘讀者指教，以便改正，不勝企感！

著者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目次

一 宅舍	一
二 堂室	三
三 齋軒	六
四 樓閣	九
五 臺亭	一九
六 園圃	一七
七 廚竈	一九
八 溷廁	二〇
九 門戶	二四
一〇 窗牖	二六
一一 旅寓	二八
一二 寺觀	三〇
一三 道路	三三

居住交通

一四	橋梁	三六
一五	車輪	三八
一六	輿轎	四四
一七	乘騎	四七
一八	舟楫	四九
一九	郵電	五五
二〇	航空	五九
	附錄	六二

居住交通

一 宅舍

普通民間所住的房屋，稱爲住宅或住舍。按宅舍者，說文云：「宅所托也，市居曰舍。」則宅爲總稱，舍專指市居。至其用意，釋名以爲「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舍於中舍息也。」又或稱「第」，據晉周處風土記云：「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魏王奏事又云：「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則第較宅爲上級，非一般住宅所可通稱的。所以漢書高帝紀有「爲列侯者賜大第」，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有「位爲通侯，居列東第」，非身居高官的，其宅不得稱第，可是現在當然無此分別，稱宅稱第都可以了。

此外又有稱爲「廬」的。按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詩「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田事。」則廬實爲一種臨時住所，稱住宅實不相宜。然後世亦作爲屋舍解釋，所以玉篇卽解「屋舍」集韻以爲「粗屋總名」，到了現在，雖非粗屋，也有稱爲廬的。此外又有稱「別墅」或「別業」的，那原是於正宅之外，別築爲游息之所，晉宋時已有此風，如晉書謝安傳云：「與幼度圍棋賭別墅」，宋書謝靈運傳云：「移籍會稽，修營別業。」惟如現今上海多稱住宅爲「公館」，則與古時公館實不相稱。按禮

曾子問云：「公館復，私館不復。」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疏：「謂公家所造之館，及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蓋館本爲客舍之意，猶今的旅館，公則爲公家所造而已，決非私人的住宅可言。其私人的住宅，按禮應稱爲私館，現在竟稱爲公館，可謂適得其反了。

依照中國古時的傳說，始制房屋的是有巢氏，如韓非子五蠹篇云：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這有巢氏當然是後世想像中的一個帝王，有無是不得而知的。既稱「構木爲巢」，可知建築還很簡單，正像現在鳥巢一樣。又據宋羅泌路史所載，那有巢氏還有兩個：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橧，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樵而處，緝蘿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但據宋劉恕通鑑前編云：「伏羲命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似有巢氏之後，又有大庭改革而爲屋廬。然此種傳說，總是年代渺遠，難以使人置信，倒不如易繫辭所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較爲妥當一些，因爲這個初創造者，我們的確只能混稱之爲聖人，而不能指定那聖人究竟是誰氏的。

一間住宅，其東南西北四角與中央，在古時都有名稱，如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窔。」據釋名的解釋是這樣的。

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東南隅曰窳，窳幽也，亦取幽冥也。東北隅曰宣，宣養也，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

按古時宮室不分尊卑，爾雅疏云：「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蓋宮乃外視之形，室則從內部而說也。

自古以來，住宅的富麗或簡陋，當然不用說得，這裏只說其特製而罕聞的，如魏略所云：

焦先字孝然，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艸摩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霹靂，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莫能審其意。

這瓜牛廬據裴松之案，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虫之有角者也。先作圓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這種圓形的房子，在現代倒還未見的。今人雖亦有題其居爲「蝸廬」者，但只是題稱，實際却並不像蝸牛似的。此外如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皆用上古壙中之物。」這種以生居比死壙，也是想入非非的。

二 堂室

普通第宅之中，分正中一間爲堂，堂後或兩旁則爲室。釋名所謂「堂猶堂堂高顯貌也。」又云：「古者爲堂，自半以前虛之謂堂，自半以後實之謂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說文又以爲「堂，殿也。」蓋堂實如宮中的殿，自宮專屬於至尊所居的名稱以後，殿也升格而非普通第宅中所應有了，惟寺觀中則仍有殿名。

堂也有稱爲廳的，按廳原爲官署聽事之所，字本作聽，後加广作廳。而官署的廳，原也稱堂。因此廳堂時相連稱。如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云：

淳化甲午，李順亂，張乖崖鎮之。僞蜀僭侈，其宮室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爲之。公至則盡損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鸞，二畫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壞壁，盡置其畫爲一堂，因名曰畫廳。

這就是以堂爲廳的明證，可知廳與堂一而二，又二而一的。

廳堂普通就如釋名所云是虛空着的，但古時亦作爲講學之處，不過別稱爲講堂，從前學校稱爲學堂，也就是講堂改變而來的。

堂本來是宅中的一間，但後來因堂的著名，便稱全宅都爲堂了，如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

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此平山堂本是宅中一堂名，現在卻代表一宅了。

古來的堂名，大約不外取義與取景兩種，取義如宋韓琦所作的畫錦堂，即取富貴歸故鄉，如衣錦畫行之意。又如宋王旦所作的三槐堂，即取堂前植有三槐的原故。此外如歐陽修的非非堂，劉義仲的是是堂，均取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之意，都是看似奇特，而含義却深。惟也有例外的，如宋蕭太山的堂堂，據稗史云：

江西古隴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陳持節某提舉江西日，蕭延飲，徧歷亭館，次觀其扁至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爲不懌。

是種堂名，可謂想入非非者了，古今殆無第二個可以找的。

又古時總稱室亦謂之寢，所以廣雅云：「寢，室也。」如周禮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丈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按路之爲義大也，大寢就如後世的堂，亦謂之正寢，小寢就如後世的室，亦謂之內寢。清黃以周禮書通故，曾考定古之寢制甚備，大略說古寢猶今五架五間之廳，中三間前後分隔爲二，前爲堂，後爲室。兩邊間前後分隔爲三，前爲東堂，西堂，其後爲夾（猶今稱弄），又其後爲房。東房北嚮無牆，亦謂之北堂。又古時如禮記內則所說：「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後世稱妻爲內人，即本於此。又

以內爲室，亦稱室人。所以今時喪家計文，猶稱男爲壽終正寢，女爲壽終內寢。正是古時男居外女居內之意，正寢指堂，內寢指室。其實在現今早無此種分別，也足見中國人喜咬文嚼字的地方。

又古時宮殿中往往有溫室涼室之設，溫室誠如三輔黃圖所說：「溫室在未央宮殿北，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大約到漢武帝時才有的，這室裏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取溫煖呢？據西京雜記云：「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鵝羽帳，規地以麝寶氈。」但這些只是裝飾上覺得暖和一些，實際上都不如現今用蒸氣來得溫煖了。涼室也見於漢時，但不知用何方法以取涼，現今則有冷氣，也非古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此外現在稱室的華麗，往往形容爲「金迷紙醉」，這倒是古所已然。宋陶穀清異錄云：「癡醫孟斧治居室，法度奇雅。有小室，窗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金彩奪目。所親見之，歸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然則據此說來，其實並非是說室的華麗，只是形容器物的過分光彩而已。

三 齋 軒

於廳堂之旁，另闢小室，以爲讀書養心之居，通常就叫做齋。齋的意義，正如說文所云：「齋，潔也。」又謂「夫閒居平心，以養心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的確齋是含有齋戒之意的，所以牠的名稱，總不外乎關於修養方面，如王安石所作的君子齋記，楊時所作的求仁齋記，朱熹的克齋記，陸九淵的敬齋記。這種君

子，求仁，克，敬等等，都是使人知所警惕，像齋戒的一樣。

齋通常又多爲讀書的地方，故古時書室往往亦稱爲書齋。何以書室亦得稱齋呢？那末明人識餘纂裏有一篇很好的說明，他說：

書室多名曰齋，何也？子輿氏之言曰：「學爲善者舜之徒，學爲利者臧之徒。」然人雞鳴而起，出門惘惘，富貴之子必思長保富貴，貧賤之夫必求倖免貧賤，又飢寒之患迫於肌膚，妻子之計交於家室，其所之者，不於朝則於市，勢不得不去善而趨利。果有半畝之宮，環堵之室，花卉扶疎，筆墨濟楚，兀坐其中，自不覺心地俱淨。其人不必有格致誠正之功，不必有修齊治平之業，且不必有師傅，不必有友授，自能不入於利之一途。利與善間不容髮，不入於利即入於善矣。是何也？爲善止一心，而爲利之心有什百千萬，且至不可窮詰。舉什百千萬之利心，而消歸何有，非置身齋中不能也。中庸朱注云：「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齋也。」即以註齋明之齋者，而注齋舍之齋，亦無不可。

這不但解釋書齋，一切的齋的意義，都被他說盡了。

齋雖在說文裏已有齋舍的說明，但漢人對於這種讀書養心的書室，似還不多稱齋。至晉以後，齋稱始多，如晉書桓沖傳云：「沖子嗣少有清譽，爲江州刺史，蒞事簡約，修所住齋。」又同書劉毅傳云：「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號爲盤龍齋。」

但齋的初意雖爲養心讀書，到後來也未見得都是作爲如此場所的，如南史羊侃傳云：

侃性奢侈，初起衡州，於兩巖巒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

觀者填咽。

這雖說是船上的水齋，但陳列女樂，終失齋的原意罷！真正齋居生活，的確要像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所載：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名高齋。既歸，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鹽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馨，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堂。暮冬尙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那才是名符其實的，可是能做到這樣的一定很少，大家稱室稱齋，無非取其高雅而已。

與齋同樣而不如齋含有嚴肅意味的，則爲軒。軒齋其實都是燕休之所，所以歐陽修作東齋記說：「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名曰東齋。」蘇轍作東軒記說：「關聽事堂之東爲軒，以爲宴休之所。」則齋軒實不可分，其可分者齋的名稱總是較嚴肅的，而軒則不然。如蘇轍作過待月軒記，黃庭堅有題也足軒，楊萬里有此碧軒賦，也足此君，都指的是竹，蓋其軒旁均種以竹，故以名軒。可知軒名甚少含意，大多按景而生。

考軒原爲車的前檐，故其字從車。後則屋檐下亦謂之軒，明張自烈正字通所謂「檐宇之末曰軒，取車象也。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亦曰軒。」所以軒實爲一種廊屋。最初只有「臨軒」之語，如漢書、史丹傳云：「元帝留好音樂，自臨軒檻，上階銅丸以摘鼓。」此軒檻實爲欄杆，並非是室。至唐時始漸以室名軒，如柳宗元有西軒記，戴叔倫有南軒詩。宋以後則漸盛行，但較之於齋，似還略遜一籌的。

四 樓閣

樓，爾雅云：「陝而修曲曰樓。」疏以爲「凡臺上有屋陝長而屈曲者曰樓。」所以說文解作「樓，重屋也。」但何以稱重屋爲樓，則釋名以爲「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

樓在最初一定不會有的，愈後則愈有高樓，春秋緯說「黃帝坐扈樓，鳳皇銜書其中，得五始之文。」這當然不足置信。吳越春秋說「范蠡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築作小城，西北立龍飛鳳翼之樓，以象天門。」大約那時才有樓了。

中國舊時的樓普通只有一重，二三重的便很少見，但也未始沒有，如金陵地記載「吳嘉禾元年，于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又宋劉義慶幽明錄云：「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凰二頭于上。」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層相向，各有飛橋欄檻。」這固然是王者所建，所以能高至三層五層，但民間也有三層樓的，如梁書陶弘景傳云：

弘景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

不過這因爲陶弘景是一個信道的人，所以特別高居如此。漢書郊祀志所謂「僊人好樓居」陶氏的用意正在於此罷！至於歷代著名的樓，則隋楊帝有迷樓，今小說有迷樓記，卽記其事，略云：

項昇能構宮室，經歲而成，千門萬牖，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煬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

可是究竟如何，工巧得迷人，記未詳載，不得而知。其次以綺麗著稱者，則有燕子樓。據全唐詩話云：

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妻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扇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廳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起即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二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幕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按張尚書即張建封。燕子樓雖小，卻因盼盼而美傳於世了。

與樓相似的還有閣，閣雖未必有樓，但有樓居多，所以樓閣常常並稱。按閣原爲閣板之意，如禮記內則云：「大夫七十而有閣。」注：「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度食物也。」今以閣爲樓閣，乃以閣板爲閣板了。

閣據春秋緯亦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得五始之文。」同樣是不可信的。吳地記說「吳王於宮中作館娃閣，銅溝玉檻，其檻檻皆以珠玉飾之。」這或謂有閣之始。但此恐爲傳說而已，當時是否真有其閣，實一疑問。按閣的由來，誠如明人識餘纂所云：

人居室，自門而庭，自堂而室，基址必取寬，體勢必取整，考工自有制度，大略如此。或在宅中隙地，必爲之藝花蒔竹，壘石疏沼。又於隙地之據勝者，則構重閣，以爲賓朋遊息之所。樊川賦所云：「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者此也。有角落之義，故名曰閣。又人家居止，門戶爲出入往來之路，堂爲賓客會集之所。又有正室，有燕室，飲食作息，於是乎在。其有服物器皿，非日用所需，或重器奇玩，恐招慢滅誨盜之譏，則必於曲房邃室中，構小閣架重屋以處之。或什襲，或封緘，非時非地，不出示人，是閣又有度置之義也。

的確，閣的本來是度物用的，後來改爲室名，於是其用處也無非爲度藏什物，所以古來藏書之處，多稱爲閣，原有那種用意存乎其間的，如三輔黃圖云：「石渠閣，蕭何造，其下鑿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閣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又云：「天祿閣，藏典籍之所。」此種閣皆有樓，所以漢書揚雄傳云：「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雉，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否則如無樓的話，雄何必從上投下呢？其後閣則未必專爲度藏之所，而一變與殿相似，閣亦有長官，稱之爲閣臣，又尊之爲閣老，明時

閣老卽爲宰相，清時亦然。但據明張自烈正字通，此閣本作閣，後乃互稱爲閣。他列證諸家之說云：

毛晃曰：「唐制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應食陵寢，有思慕之感，不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謂之入閣。前殿卽宣政殿，便殿卽紫宸殿。立仗必於前殿，喚仗則自東西閣入，故曰入閣。又門下省以黃塗門，謂之黃閣，長官曰閣老，今俗通呼小室曰閣子。」韻會引公孫弘傳：「開東閣延賢。」師古曰：「閣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據史官屬。」明周圻名義考曰：「閣爲度閣之閣，禮內則天子之閣，漢天祿之閣，皆謂重屋也。閣爲闔閣之閣，文翁傳闔閣，公孫弘東閣，皆謂門也。唐志中書舍人以久次者一人爲閣老，制本省雜事。今輔臣延登曰入閣，稱謂曰閣老，名雖同而義則異。」此古今諸家分閣與閣爲二者也。

蓋閣據說文爲「門旁戶」，猶今稱邊門。大臣入宮內辦事，稱爲入閣，後則宮內確有其閣，而亦入閣辦事。於是入閣就無異入閣，閣之範圍也就廣了，小門也就變爲小室。所以闔閣本是小門，如漢書文翁傳云：「教令出入闔閣。」師古注云：「闔閣，內中小門也。」闔亦爲門，說文所謂「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蓋似圭形的小門。玉篇卽解爲「宮中門小者爲闔。」後世遂稱內室爲闔閣，而閣亦改爲闔，且專指女人所居之處。其實古時何嘗專指爲女人的住處呢？此在唐時猶然，如杜甫贈李白詩云：「李侯金闔彥，脫身事幽討。」此金闔正指宮內，那裏是女子的闔房？宋以後大約就專屬於女子方面了，所以現在稱闔就與女人有關，若指爲男子，人皆以爲笑談的。

說起宮中建閣，在宋以前實並不多，宋則窮極奢侈，建閣竟多至三十餘處，如洪邁容齋三筆云：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帝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固以崇修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和蔡京所爲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拓大瑤華，貫楊巖，置祥，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有慈馥，報瓊，蟠桃，春錦，香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鈴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建春明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岩，孔翠，諸欄，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

至於這些閣裏，究竟藏些什麼，據延福宮曲宴記云：「閣中各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總是關於珍寶一類的貴物罷！

宋時不但宮中建閣如此的多，而臣下也紛紛建閣，且由帝王爲之題額，如宋王明清揮麈後錄所云：

御書閣名，王文公曰文謨不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度曰元儒亭會，吳敦老曰勳賢，梁才父曰耆英，劉德初曰儒賢亭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翊運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精忠全德，鄭達天曰勳賢承訓，何伯通曰嘉會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金源仲曰賢弼亮功，鄧子常曰世濟忠嘉，王黼曰得賢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其他尙多，未能盡紀。

可知稍有地位的大臣，即在府邸中建閣了。

此外今人書札尊稱朋友爲閣下。按閣下本來也應作閣下。唐趙璘因話錄云：「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本是卑者達尊者，不敢直斥其名，故云閣下，今則濫用於平輩，

於尊者倒不可用了。

五 臺亭

臺，爾雅所謂「四方而高曰臺」，釋名以爲「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按古天子有三臺，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則臺正如現在天文臺或博物院。至於靈臺之制，據五經通義云：「積土崇壇，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然其他的臺，上面未嘗無屋，正與樓閣相似，惟其基地則較樓閣爲崇高而已，所謂「積土崇壇，其高九仞」，卽指臺基而言。

大約最初的臺就爲觀察天文而設，故愈高愈好，後世則以臺爲屋，這臺就不專爲觀察天文的用處了，然因其高，還稱爲臺的。如史記夏本紀說「桀因湯於夏臺」，既可因湯，是其臺已如樓閣。又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亦與後世的宮殿無異，所以新序說：「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這都是有屋的高臺了。這種高臺，在春秋戰國時候，諸侯最喜起築，互相誇譽，史籍所載，屢見不鮮，因此有想高起至半天的，如

新序所載：

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

辯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真是荒乎其大，唐臺竟築得這樣的高。但這當然也是一時風氣所致，到漢以後便沒有那樣的盛了。現在建臺的，除天文臺和戲臺外，因爲有樓的關係，再不稱爲臺了。

臺以高大爲尙，而亭則以小巧取勝。按亭，釋名以爲「停也，道路所舍人停集也。」蓋人至其處，以爲停息，故謂之亭。上古無亭之設，至秦漢時始以十里爲一亭，十亭爲一鄉。漢高祖爲泗水亭長，猶今的保甲長。又置亭以爲郵驛之所，漢書平帝本紀注所謂「郵亭行書之舍，卽今驛遞。」風俗通所謂「亭，留也，行旅宿會之所館也。」那頗與現在旅館或客棧相似，而與現在所稱的亭，完全是不同的。

像現在隨便在山林間庭園中築一個小亭，以爲遊宴之所，那恐怕在六朝時候才有的，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的新亭，據江寧府志云：

新亭在府城西南十五里，近江渚，曰中興亭。丹陽記曰：「京師三亭，新亭吳舊立，先基既壞，隆安中丹陽尹同馬恢徙創今地。」世說：「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邀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蹟在座，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丞相導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老武寧康元年，桓溫來朝，頓兵新亭，召王坦之、謝安，安發其壁後

置人溫爲卻兵，笑語移日。

其次便爲王羲之蘭亭之敘，皆以亭而作宴會歡遊之所，而不如古昔視作郵亭了。因此這種小亭，題名必須雅切，如宋洪邁容齋四筆所云：

立亭樹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澀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案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按東坡見一客之事，又見宋何遠春渚紀聞，客爲唐子西，據云：「東坡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又宋王楙野客叢書亦云：「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以不宜取。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跨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

自古以來，文人記詠亭的文字，真是不勝枚舉，這裏自無待於詳述。惟宋歐陽修有篇醉翁亭記，大家以其全篇每句都用也字，最爲後人所稱頌，因此且有人爲之效顰，如宋徐度卻掃編云：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釐守滁州，於琅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

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滌，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六 園 圃

園本來只爲植果木的場所，說文所謂「所以樹果也」。別有圃，則爲種菜蔬的場所，說文所謂「種菜曰圃」。又有園，乃是畜養禽獸，說文所謂「禽獸曰園」。是古時均有分別。園至漢又稱爲苑，此苑與園音實相近，今之花園公園，實與古的園苑相似，因爲不僅植果種花，而且還有禽獸畜養，以供人遊賞的。

以苑爲園，大約始於漢時，因漢時帝王有園苑，如武帝起上林苑，則民間似也不能並稱爲苑，於是始改稱爲園罷！如西京雜記所載茂陵袁氏園云：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錮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此園誠如後世的花園，鳥獸草木都有的。其後代有名園，記不勝記，惟據宋周密癸辛雜識云：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爐鑿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勳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

于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衡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亙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穠奇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釘釘，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翠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築以曲澗，鑿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蠶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出此焉。潭中多文龜，斑月，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

則宋時假山之築，最爲講究。按假山漢時已有，如三輔黃圖云：「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又如後漢書梁冀傳云：「廣開園，採土築山，十里九版，以象二嶠。」這假山竟廣至十里，是與真山無異了。周氏所說，實亦少見多怪。但如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中所說，園圃之勝，不僅有假山，還須有湖水，方才可以稱得十全十美。他說：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爲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井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豁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方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圃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的確園的佈置，須顧到六點，不但以花木臺亭山水等等取勝而已。

又公園之制，古時亦有。最早如孟子所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這文王之囿，正可說現在公園的權輿。至公園之稱，則北史任城王澄傳有「澄爲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而私人園池，也有給公衆遊覽的，如宋司馬光的獨樂園，雖名獨樂，實是可以衆樂的。元城語錄云：

溫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得茶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曰：「此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願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覓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

七 廚竈

一間住宅之中，廳堂軒齋儘可沒有，而廚房或竈間卻不可或省的。這因爲廚竈乃是人們飲食製造的場所，人們一日不可無飲食，就一日不可無廚竈。雖然像都市中房子的建築是很經濟，但也必有一個竈間。竈在其初稱爲爨。按爨字實象竈炊物的情形，說文所謂「爨，臼象持飯，門爲竈口，井推林內火。」又周禮天官：「亨人職外饗之爨亨煮。」注：「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云寧媚于竈，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自孔子以後皆言竈。」是竈在孔子以後方有是稱，古皆稱爲爨的。

竈今俗作灶字，此灶實爲後起之字，古所未有。古亦作窖，蓋竈誠如釋名所云：「竈造也，造創物食也。」下作告字，也許從造字變化而來的。

竈各部分都有名稱，如廣雅所云：「竈脣謂之脛，其窗謂之突，突下謂之甄。」突即今所謂煙囪，用以出煙的地方。說起突，就有一個很通俗的故事，所謂「曲突徙薪」，以防火患，事本漢書霍光傳，據云：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客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禍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端，後以爲郎。

這原是一個比喻，但事實上確也有其真理的。至如物類相感志云：「以皂角在竈內燒煙，鍋底煤并突煤自落。」那倒是又爲防火的一策，因爲有許多火患，往往從突裏有煤火落下而起的。

八 溷廁

一般說來，國人對衛生設備，是並不怎樣講究的，所以雖有廁所之名，而普通住宅，很少有特地設備；即

有，也是把隨便放置，並不注意衛生方面。但按之載籍，古代如晉之石崇，元之倪瓚，他們家裏的廁所，實在是很講究的，且又過於現在西式的衛生設備。如晉書劉寔傳云：

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繡紋帳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又如同書王敦傳云：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試看廁所裏居然有紋帳褥，還有侍婢奉侍，無怪劉寔一見，還以為誤入了內室，而且如了一次廁，還教人易新衣，更是衛生之至。這在現今西式的設備中，也沒有這樣的講究罷！又如明顧元慶雲林遺事云：

其溷廁以高樓爲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鵝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輒易去，不聞有穢氣也。這簡直等於現在的抽水馬桶，不過將水易爲鵝毛而已。

此猶爲普通貴人與雅士的家裏如此，其在帝王的宮中，當更有特別佈置的，如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云：
王大將軍敦，初上主廁，見漆箱中盛乾糞，本以塞鼻，王謂上廁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飲。羣婢掩口而笑之。

按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此上主廁，謂上公主的廁所，居然另用乾糞塞鼻，下來也有侍婢奉盤洗手，澡

豆卽係現在的肥皂粉。王敦雖然鬧了一個大笑話，也由此可知古時對此設備有很講究的。只是這種記載不多，使我們無法知道更詳盡一些。

廁所的廁，從廣從則，象屋，則猶側，蓋廁所多設於屋之側室。所以側亦作邊解，如漢書汲黯傳云：「衛青侍中，上常踞廁視之。」應劭注云：「牀邊側也。」惟釋名以爲「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則以廁乃未必一人專用，許多人「雜在上」當作雜字解了。

此外廁所古又稱爲「溷」爲「圜」爲「軒」據釋名又云：「或曰溷，濁也；或曰圜，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也。」說文亦云「廁，清也。」圜猶清的地方，蓋反其道而言的。

如廁今稱爲大便或出恭，古則或稱沃頭，如唐李匡義資暇錄云：

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爲沃頭焉。

但宋黃朝英湘素雜記卻以爲非，他說：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帶廁，身自澣酒。」蘇林云：「廁音投，賈逵解問官云，廁，行圜也。」孟康曰：「廁，行圜，廁，行中受糞，廁者，東南人謂擊木空中如槽謂之廁。」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爲廁，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爲沃頭，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至於現在人的出恭，也有一個來歷，清梁同書直語補證云：

今人謂如廁曰出恭，殊不可解。劉安別傳：「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謫守都廁三年。」或本此。

惟辭源編者以爲此乃近於附會，說明時考試，設有出恭入敬牌，防閑士子擅離坐位。士子通大便秘時，恆領此牌，俗因謂通大便爲出恭，且謂大便爲大恭，小便爲小恭云。按古時原有一種廁籌，如法苑珠林云：「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孫皓素未有信，置於廁處，令執屏籌。」屏，本作屏，亦廁也。又北史亦云：「齊文宣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此廁籌據元陶宗儀輟耕錄云：「今寺觀削木爲籌，置廁圍中，名曰廁籌。」則頗似明時所謂出恭牌了。然如明胡應麟甲乙剩言則云：

有客謂余曰：「晉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鴛鴦縣人也，爲奈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皇帝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則廁籌瓦礫均也，不能不爲鴛鴦要處掩鼻耳。」客爲嘖飯滿案。

則廁籌確只能作木片解，用以代便紙的。於此亦可見古時不用便紙，而用木片或瓦礫的。

此外如廁古亦有稱「內逼」或「奏廁」的，如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瀾軒。」又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亦云：「胡世將承公爲中書舍人，一日，胡將上馬，急內逼，乃解衣登廁。」又如宋史梁師成傳云：「欽宗立，師成寢食不離，雖奏廁亦侍于外。」又岳珂程史亦云：「番禺有海獠，居無洩，有高樓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廁鏗然有聲。」

廁所雖稱爲污穢之所，然古時在廁上也有大用其功的，大文豪歐陽修就曾如此，他在歸田錄裏云：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與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朗然，聞于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這三上的確有其道理，現在文人取法乎此者恐怕也不少罷！

九 門戶

門戶兩字，完全是象形的，門是兩戶相合，所以是雙扇門，戶是單扇門，說文所謂「一門，聞也，从二戶，戶，護也，半門曰戶。」門戶的讀音，就是從聞護二音而來，釋名更解釋得明白：說是一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這樣，門戶兩字的字音與字義，都解釋得十分明白了，不過現代人似再沒有門與戶的分別，一例叫做門的了。

其實門不過是一種總稱，因地位的不同，還有各種各樣的別稱，如說文所載：

闔，宮中之門也。閭，里門也。閭，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有似圭。闔，城內重門也。闔，天門也。闔，人名門曰闔。闔，閭，巷門也。闔，謂之橋，橋廟門也。闔，里中門也。闔，市外門也。闔，門觀也。闔，門旁戶也。闔，樓上戶也。

可知各種的門，都有各種的專稱，可是現在也都稱門，不過在門上加個別稱而已。此外門上各部分也有許多名稱，如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就是現在所謂門關。「闔，門楣也。」就是所謂門限或地楸。「扇，外閉之關也。」等於現在的鎖。而小戶的關門機，古作櫃，後則象形作爲門字了。其他還多，因不適用於現在，也不詳舉了。

與門有連帶關係的，如「門人」「門牌」，古今的用法卻大不同，這倒值得一說的。如門人古以爲再傳弟子，論語：「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正義云：「門人，曾子弟子。」是孔子的再傳弟子。今則作與弟子無異了。門牌古時作門曆用，如宋釋文登湘山野錄：「張鄧公士遜出遊，暮歸入宜秋門，關兵捧門牌，請官位。」書云，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與今以記號數於門上者全異。

門戶爲保護居處而設，故啓閉有時，但因此也有使通士關笑話的，如宋郭象賸車志云：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綉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褻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

這恐怕只有那位劉先生會如是，來自尋煩悶罷！但據唐段成式西陽雜俎裏說：「常山北，草名護門，實諸門上，夜有人過，輒叱之。」居然有護門草可以護門，這未免是神話了。否則劉先生大可利用，不必爲此而繫念。

的。

今人人門戶，照西法應先扣門，待內有人答應，方可進去。此法實佳，免得人家有不可公開的祕密，爲你洩漏。中國古時雖無扣門的禮節，但如禮記曲禮所載：「將入戶，視必下。」這方法也是很好的。孟子就爲沒有這樣做，看到他妻子的祕密，大發雷霆，卻反被孟母嚴厲責罵，說他自己根本不知這個禮節，還能怪別人嗎？另外還有個最好的辦法，如元陶宗儀輟耕錄所云：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抑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處，聞人不爲通刺，苟不出日，卽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這方法是很好的，使人一目瞭然，彼此都不必有失禮節的地方了。在家則預備見客，不在家就不預備見客好了。至於自己一家的人，當然還得用視必下的方法，否則事實上無此理可說的。此外還可用門鈴，現在則用電鈴。按此法唐時已有，張籍詩云：「無吏換門鈴，」此其證也。

一〇 窗牖

窗字現在寫法很多，但說文本作囪，完全是象形字。後來又加穴作窗，這除象形以外，又有會意的了。又於下加心作窓，則全是俗字，不足爲取。此外玉篇又寫作牕，亦作窓，廣韻又多個俗作窓，至正韻又寫作牕。於是窗之一字，便有七種寫法。現在則以囪爲煙囪的囪，故窗牕的窗，都寫作窗了。

窗與牖也像門戶有分別的，說文所謂「在牆曰牖，在戶曰肉。」又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牖所以見日。」所以窗門往往相連，蓋窗必在門上。今則兩者已不清分，都稱爲窗了。釋名以爲「窗，聽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至於牖，釋名無釋，惟詩有「天之牖民」，疏以爲「牖與誘通，故以爲導也。」則牖有誘導日光之意，故讀作誘音罷！

窗現在多用玻璃嵌成，取其透明無隔，但古時視玻璃爲貴物，故普通只用紙糊，貴者不過用紗用綺，如後漢書梁冀傳云：「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爲宅，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又獨異志云：「後漢章暹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這因爲那時紙還不大普遍，所以用綺紗等物爲多。至後世則多用紙，如辟寒云：「唐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暖。」又如雲仙雜記云：「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紙連綴用之。」但其中也有不用紙的，如唐白居易竹窗詩云：「開窗不糊紙，種竹不依行，意取北簷下，窗與竹相當。」至於以玻璃爲窗的，漢武故事中曾說「帝起神室，有琉璃窗。」此琉璃是否如今玻璃，不得而知。但唐王棨有琉璃窗賦云：

彼窗牖之麗者，有琉璃之製焉。洞徹而光凝秋水，虛明而色混晴煙。皓月斜臨，陸機之毛髮寒矣；鮮飈如透，滿奮之神容凜然。始夫創奇寶之新規，易疎寮之舊作。龍鱗不足專其瑩，蟬翼安能擬其薄。若乃孕美澄凝，淪精灼爍，棟宇廓以冰耀，房櫺炯其電落。深窺公子，中眠雲母之屏；洞見佳人，外卷水晶之箔。表裏玲瓏，霜殘蠶織。列遠岫以秋綠，入輕霞而晚紅。滿榻琴書，杳若冰壺之內；盈庭花木，依然瑤鏡之中。故得繡戶增光，綺堂生白。觀懸蝨之舊所，疑素蟾之新魄。碧雞毛羽，微微而霧縠旁

籠；玉女容華，隱隱而銀河中隔。幾誤梁燕，遙分隴駒，比曲檻而頓別，想圭竇以終殊。遇以視之，雖較潔兮斯在，遠而望也，則依稀而若無。由是蠅泊如懸，蟲飛無礙，光寒而珠燭相逼，影動而瓊英俯對。不羨石崇之館，樹列珊瑚；豈慙韓嫣之家，牀施玳瑁。如是價重瓊闔，名珍綺疏。徹紗帷而晃朗，連角簾而清虛。倘徵其形，王母之宮可匹；語其巧，大秦之璧焉如。然而國以奢亡，位由侈失，帝辛爲象箸於前代，令尹惜玉纓於往日。其人可數，其類非一，何用崇瑰寶兮極精奇，置斯窗於宮室。

這裏形容琉璃窗是洞徹，虛明，把內外都看得十分明清，豈非即今所謂玻璃而賦末以爲奢侈，不知到現在已視爲極普通的裝飾了。然此不過唐以前如此，至元時已較流行，如清錢芳標蕤歎詞話云：

京師冬月，旣以紙糊窗格，間用琉璃片，畫作花草人物嵌之，由室中視外，無微不闕；從外而觀，則無所見。此歐陽楚公十二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油窗也，蓋元時習俗已尙之。

惟仍作嵌用，似還不大普遍；蓋此物旣由外國輸入，總還視爲寶貴的。

又今人稱同學爲同窗，同官爲同寮，皆與窗有關。明楊慎丹鉛總錄云：

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樂寮，唐詩「綺寮河漢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可知淵源實古的。

旅本軍隊，說文所謂「軍之五百人爲旅」。徐鍇以爲「旅者衆也，衆出則旅寓，故謂在外爲旅也。」這裏所說的旅正如徐氏所說，也正如易旅卦疏云：「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所以旅是寄居他方之意，其場所或稱旅館，或稱旅舍，古亦稱爲逆旅，客舍等等。推其由來，實在是很早的，如晉潘岳上客舍議云：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寧戚于逆旅。」魏武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

可知堯時已有逆旅之設。此種逆旅或客舍，皆由民間所辦，其官辦者，則稱爲館，如周禮地官云：

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所以館字從食從官，其用意正在於此。今則不論官民，皆得稱爲館了。新式的又稱爲飯店，蓋以兼售飯食而言。其實我國古時旅舍多屬如此，如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母曰：「天子至，宜速食。」聲聞於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

這雖然是神話，但逆旅具食，可知自古已然的，今內地旅舍還多如此。至於寄宿旅舍，必須將姓名登錄循環

簿中，此法起源也。古史記商君傳云：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這裏所謂驗者，當是驗一種身份證書，以證明他是良民，否則客舍主人就要犯罪連坐的。今所謂「作法自斃」就是這個來歷。

此外，現在稱小客舍謂之客棧，這於古倒未所聞。按棧，說文以爲「棚也」，蓋編木而成的陋室。棧字用意，或者由簡陋而來的。至於普通長期寄居於他鄉的住所，則稱爲寓，寓，寄也，即寄居之意，與旅舍的暫時寄居又不同了。

一二 寺觀

今以僧所居處爲寺，考寺本爲官署的名稱，後則移以爲僧居的專稱了。釋名所謂「寺，嗣也，治事者相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其最早實始於漢明帝時，宋高承事物紀原所謂「漢明帝時，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但據高僧傳云：

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即白馬寺也。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

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則白馬並非謂白馬馱經而來的緣故，乃是天竺（卽印度古亦稱梵）原有這個白馬故事的。今稱寺亦爲伽藍亦爲招提，伽藍梵語爲僧伽藍，卽衆僧園之意，就是譯其語音。招提據僧輝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闌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闌奢，留提字，卽今十方住持寺院耳。」則實爲拓提之訛。此外寺的別稱尙多，如六帖所云：「精舍，梵宮，寶地，化城，淨山，鷲峯，紺國，紺宇，皆佛寺名。」按化城據法華經云：「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故名。鷲峯原是印度山名，佛嘗居此。紺國紺宇相同，紺爲青而含赤之色，佛的毛髮多作此色，故云。其他則又稱爲刹，利爲梵語瑟利的簡稱，佛寺所立的幡竿，唐以後遂通稱佛寺爲刹。又稱蘭若，本梵語阿蘭若之省，其義卽空淨閑靜之處。又稱叢林，以大樹叢叢，形容僧聚之處。

寺之外往往還有塔，塔實亦由梵音所譯，其建築的原因爲藏佛骨，如魏書釋老志云：

佛旣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至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跡焉。

此外又作浮屠或浮圖，實爲佛陀的異譯，後亦稱僧稱塔，而女尼所居，別稱爲庵，按庵實小草舍之稱，似始於明時。明以前則均稱爲寺，實無庵的稱法，且古時尼常與僧同處，如宋王栾燕翼貽謀錄云：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爲奸。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閉，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爲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可知宋時僧尼實常相混淆一處的。又據宋周密癸辛雜識所云，則事更荒唐，實爲空門的污跡：

臨平明因寺，尼大利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至中國之有女尼（按尼乃梵語，卽女之意），及尼寺之始，據明陳繼儒羣碎錄云：「漢明帝聽劉峻女出嫁，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中國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觀爲道士居處的名稱。其實觀爲居處不限於道士的，如識遺所云：

觀之義亦遠，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爲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管楚鄭之戰，潘黨請收管尸，築爲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象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武帝內傳置玄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氏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

此釋各種的觀甚詳，道家之所以也稱爲觀，乃是高可望的緣故，因爲史記封禪書中，正說到「齊人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因爲仙人要

樓居，所以居處非造得高不可，高可以觀，所以便稱爲觀。但索隱有曰：「小顏以爲作益壽延壽二館。」似若觀或由館轉變而來，說亦可通。按梁元帝作龍川館詩，沈約作沈道士館詩，陳張正見作遊簡寂館詩，正多稱觀爲館的。至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於是道觀又尊稱爲宮，直如帝王之居了。

一三 道路

道路只是路的總稱，路有大小，在古時就有許多不同的名稱。如周禮地官云：

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這裏面所說遂溝洫澮川都是河的別稱，而徑畛塗道路便是路的別稱。據鄭玄注云：「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按今稱小路正叫徑。畛則已無是稱。塗同途，途徑常相連稱，可知途又較徑爲大的。然塗亦爲道路的通稱，如同書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此國中即指城中，經塗即東西的經路，闊至九軌，據注「軌凡八尺，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環塗爲環城的路，野塗爲城外的路。按現在都市中的馬路，普通闊也不過七八十尺，惟古度制較今制爲短，所以還是不怎樣寬放的。今稱道路亦爲道途或路途，可知途確可以通稱於路。至於道路途三字的意義，釋名以爲「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塗度也，言所由得塗度也。」塗也可通途。

此外道路在城邑中的又有街巷弄等等名稱。按街據風俗通謂「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也。」玉篇以爲「四通道也。」實與上所引的塗相同，所以舊時城中大路多稱爲街，其稱路者，實自外。人在上海築馬路始，後各地亦仿而行之，稱之爲路，而香港又別稱爲道，蓋皆由英文 Road 一字所譯。巷則普通指街較小者，說文以爲「巷，里中道，从邑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自古街巷往往連稱，至增韻遂以爲「直曰街，曲曰巷。」其實也未盡然的。街卽巷字，今亦讀作弄音，因此又寫作弄，以爲街之最小者，俗所謂弄堂是也。然古實無此義，始於元時，見明劉績霏雪錄，所以明梅膺祚字彙就有「弄巷也」之說。惟據清周廣業冬集紀程云：

丹鉛總錄云：「今之巷道，名爲胡同，字書不載，或作衢街，皆無據也。」南齊書有「西弄」，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衢街。弄之反切爲衢街，蓋方言也。

則弄字早用於南齊時，而北京有胡同之稱，據此亦可知由弄的反切而來了。弄實巷之又小者，所以徐珂清稗類鈔以爲「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衢街，衢街者，火弄之音轉耳，凡小巷皆曰衢街。」

今稱路有「四通八達」之說，蓋此路與彼路往往互相通達，都市中的道路大抵如此。此在古時亦有規定的名稱，如爾雅云：

「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

今所通用的，惟衢與康莊三字，皆指爲大路而已，沒有四達五達六達之別。至於古時所築道路情形如何，則三輔決錄中有云：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列。

這雖指的是漢時的京都長安，不能代表一般，但也可知這種道路，闊大可以行車馬，而且往來都有規定，路有林木，直與現在都市中的馬路相似。不過所缺少的，沒有像現在還有鐵路罷了。

說起鐵路，我國實始於上海的淞滬鐵路，但後來又被拆燬，如清史稿交通志云：

鐵路創始於英吉利，各國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議起，直督李鴻章數爲執政者陳鐵路之利，不果行。光緒初，英人擅築上海鐵路，吳淞，命鴻章禁止，因借江督沈葆楨檄盛宣懷等與英人議，卒以銀二十八萬兩購回，廢置不用，識者惜之。三年有商人築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里，是爲中國自築鐵路之始。

其後朝議還是或毀或譽，紛紛不一，但總算中國是有鐵路的建築了。至於已廢置的淞滬鐵路，實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八七四年十二月）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資起築，至光緒二年正月（一八七六年二月）已築到江灣。就在那年閏五月十二日（七月三日）試行通車。當時因屬創見，所以遠近來看熱鬧的人很多。至十月十六日（十二月一日）方才全路通車。但因我國的反對，終於光緒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收回拆毀了。按火車機頭爲英人斯底芬遜（George Stephenson）所發明，於一八二

五年第一次在倫敦北部的斯多克敦 (Stockton) 鎮上行駛，所以距我國之有火車，已有五十年了。最後說到公路，這還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所舉辦的，到現在還不過二十年間而已。

一四 橋梁

橋最初稱爲梁，所以說文云：「橋，水梁也。」其初除小橋外，大抵以舟作浮橋，如詩大明云：「親迎于涇，造舟爲梁。」朱注：「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此種浮橋，或爲臨時所搭，或搭亦必須每年一修，所以禮記月令有「孟冬之月謹關梁，」國語周語有「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十月成梁。」注謂「天根，氏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大約每到十月時候，就要重新搭造橋梁了。

至橋之爲稱，似始於秦。史記秦本紀有云：「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唐徐堅初學記亦云：

凡橋有木梁石梁，舟梁謂浮橋，卽詩所謂造舟爲梁者也。周文王造舟於涇，秦公子鍼奔晉，造舟於河。秦都咸陽，渭水貫都，造渭橋及橫橋，南渡長樂宮。漢作便橋以趨茂陵，並跨渭，以木爲梁。漢又作霸橋，以石爲梁。

可知古實稱梁，至秦始有橋稱，漢後則通稱爲橋，稱梁已很少了。最古用舟，次用木，後又用石了，這是造橋上一個大進步。據梁任昉述異記云：「秦始皇作石橋于海上，欲過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則石橋似亦始於秦時，惟此未免是神話，恐難遽信。

中國的橋，古來以閩地所建爲最壯麗。其所以如此者，據說別有原因，如明王世懋《閩部疏》云：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木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盛，亦壓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幾與此橋不朽矣。

說到萬安橋，就是世所稱洛陽橋，向有「天下第一橋」之稱，即在現代科學昌明看來也覺得牠的工程的確是偉大的，因此當時卽有種種神話傳說，如明陳懋仁《泉州雜志》云：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壘址於淵，醜水爲四十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廬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蒲湯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榮潤，打牌聲時與江濤競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築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二十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嚴曰：「豈其駕長江之洪流，馮虛以搆質，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驚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興事起利，人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但據同書所載，其地尙有盤光橋，實較萬安橋爲更偉大的：

盤光橋自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資作石

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比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也。然今人殆皆不知有此一橋了，這不但「以人重」，恐怕還是那一個「醋」字的緣故。

一五 車輪

車字完全是象形的，說文所謂「輿輪之總名」。其字有二音可讀，釋名以爲「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車舍也。」可知本來讀作居音，後來乃讀扯音了。

車的種類當然是很多，釋名裏就舉有廿三種，除天子所乘特別稱之爲「輅」外，其餘即車上加個形容詞。這些在現在都已不爲人所稱用，這裏也不列舉了。至於天子之所以稱輅，本即由路字而來，釋名所謂「輅言行於道路也」，原也沒有什麼深意存乎其間的。至於車的各部分名稱，宋陳祥道禮書有很好的解釋，茲引錄如下：

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尙矣。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轆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轅，對人者謂之輶，如舟者謂之輶，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輶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輪之下木皆曰軻，以其旁止於此也。軻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軻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倅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者，有兩

輓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櫟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這些專門名詞，一般人看來不免有些生疏，但是自古至今，恐怕還沒有什麼改變過，引列於上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小小的常識。

車究竟爲何人所發明，據漢劉向世本以爲「奚仲始作車。」按奚仲爲夏車正，曾定車的等級，實非始作車者，所以宋書禮志闕其妄云：「世本云，奚仲始作車。按庖羲畫八卦而爲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世本之言非也。」但因此而說爲庖羲所創，其說亦荒遠難稽。其後古史考又以爲黃帝所作，亦難使人置信。倒不如後漢書輿服志所云：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輶，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自上之者也。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旂旗，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由轉蓬而爲輪，由輪而爲輿，於是變成爲車，而稱之爲上古聖人，這見解確比上引諸書所說庖羲黃帝來得高明的。因爲年代久遠，究爲何人造車，殊難確定，倒不如歸功於古聖人，來得最妥當。大約有路卽有車，故最初的车，稱之爲路，後來路改爲輅，專稱天子的車了。

最初乘車，只立而不坐，這因爲上古無凳椅之設，人皆席地而坐，乘車便不坐而立，如宋程大昌演繁露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按軾。武王式箕子闔，蓋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按安車之制，始於周時，爲王后所坐之車，蓋禮記曲禮有「婦人不立乘」之說，故古者婦人獨得坐乘。惟曲禮又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則男子年老，似也可以坐乘的。不過坐乘仍無凳椅，就坐在車箱中而已。其後至漢則安車漸爲盛行，坐亦不分爲婦人與男子了，如晉書輿服志云：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

這專指天子所乘的安車，其餘職官當然也另有安車的。

至古時駕車，最早用牛，漸後惟貴者用馬，普通亦多用牛，如演繁露所云：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其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至晉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轅車，轅，牛轅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貴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背殺輓下牛以祭頌初，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

考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

但牛車也並非賤者之車，後亦轉以貴，而且尊卑皆乘，如晉書輿服志云：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已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

此無怪至晉時雖爲將相，亦乘牛車。程氏似亦不必因此而有疑問的。但牛車至宋以後，始漸廢置，其本駕牛的，亦多改爲馬，如宋史輿服志云：「畫輪車駕以車，今駕以二小馬。明遠車古四望車也，駕以牛，太祖乾德元年改仍舊四馬亦質。」但載輜重的，當然還駕之以牛，然亦嫌其行緩而不適用，如宋邵博聞見後錄載沈括對仁宗云：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樵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

可知牛車已漸被淘汰，只用於鄉間載物之用而已。

車除駕牛馬以外，亦有用人輓的，至今猶然。按此古謂之輦，宋書禮志云：

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樂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輦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

可知最早似始於夏末，然在漢時或人或馬，猶未一律。其後則專用人，實爲後世輪輿的由來，說詳下節。茲不贅。至於像現在所乘的人力車，俗稱東洋車，實傳自日本，上海研究資料會云：「第一次上海有人力車，是在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由日本輸入，得法公董局允許核發照會。」清黃協瑱淞南夢影錄則云英人，恐傳聞之誤。他說：

上海之有車，始於同治初年。初惟江北人推獨輪小車，沿途攬載貨物，兼可坐人。嗣於辛未壬申間（按爲同治十一年），有英人某，購東洋車數十乘，在租界中載客往來，而江北車遂無人肯坐矣。馬車者，始惟歐洲鉅貴得以用之，中人之可賃以游行者，迄今不及十數稔。從前尙有腳踏車，雖行路如飛，而草軟沙平，尙虞傾跌，一遇瓦礫在途，則不能行走矣。近因不便，其製遂廢。

按今惟馬車漸廢，而腳踏車却極風行。黃氏作此書於光緒九年，大約其時又一度衰落罷！至於獨輪小車，宋時已有之。其制如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云：

北方獨轆車，人推其後，驅曳其前。行人不耐騎坐者，則雇寬之，鞣席其上，以蔽風日。人必兩傍對坐，否則顛倒。其南方獨輪推車，則一人之力是視，容載二石，遇坎即止，最遠者止達百里而已。

其形制與今日仍相同的。此外今日在上海最盛行者爲汽車與電車，淞南夢影錄中還未說及，可知傳入我國猶在其後。上海研究資料中對此記載頗明，茲引錄如下：

第一次汽車到上海在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共二輛，由匈牙利人李恩時（Leinz）輸入。工部局捐務處

不知汽車應歸入何種車輛，姑列爲馬車之一，從輕徵稅。第一次公共租界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無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一月，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月九日，雙層公共汽車行駛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第一次法租界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〇八年二月（清光緒三十四年正月），無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八月一日，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次南市有軌電車通車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八月十一日，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第一次開北公共汽車通車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接汽車爲一八八六年德人狄摩來耳（Herr Gottlieb Daimler）所創造，則傳入我國，距發明時期不過五年而已。

此外又有一種三輪車，爲戰後上海最盛行的新車。初以人力車配合腳踏車，故由雙輪變爲三輪，後由上海三輪車公司加以改良，遂製成爲三輪車。按宋路振九國志云：「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爲山石之娛，嘗駕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止翫賞。」則五代時實亦有過，只是用僮牽引並非腳踏而已。

至於火車，我們在道路節中已說過鐵路，這裏不再複述。回頭再說古時還有兩種特殊的車，在現在似已失傳，倒值得在這裏補述的。一爲指南車，據晉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這恐怕是神話，不足置信。宋書禮志對此頗有考證，茲引錄如下：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鄗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

據此則指南車爲周公所發明，其後時失時造，至元其制猶存。明王圻三才圖會云：「指南車琢玉爲人形，手常指南，足底通圓竅，作施轉軸踏於蚩尤之上。延祐中，獲觀於姚牧庵承旨處，玉色微黃，赤紺古色。」按延祐爲元仁宗年號，是王氏未必親見，但據前人之書傳鈔而已。另一爲記里車，仍據宋書禮志云：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條時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此車精巧實較指南車爲尤過之，惜今似未聞有人再仿造的。

一六 輿

輿實由古時輦輿轉變而來。蓋古車多駕牛馬，輦則用人輓的；輿本爲車底，即車的上一部分，下加以輪，乃謂之車。其後只用輿的部分，由人肩荷而行，即謂之輿。然古時統稱爲輿，稱輿殊少，故說文釋名，皆沒有輿。

字，僅漢書嚴助傳有「輿轎而踰領」之語。而史記河渠書中，則有「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之說，集解引徐廣曰：「橋一作權，直轅車也。」按轅即車杠，在轎即爲轎杠，既云直轅，實即如今的轎無異，所以明張自烈正字通云：「橋即轎也，蓋今之肩輿，謂其平如橋也。」疑漢書亦作橋字，而由後人擅改的，否則說文何以不載呢？更可得一確證的，即宋林洪山家清事云：

夏禹山行乘橋，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轎渡嶺，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車只宜平地，孰若今轎爲便，橋即轎，固無疑矣。

輿轎正作輿橋，蓋古時北方有車無轎，南方則已有之，故其字未制，乃諧聲而作橋字，後世雖漸有轎然仍多以輿爲稱，蓋皆爲陸行乘具，且其形制僅少轉輪，餘多相似，所以也不用另稱爲轎罷！因此其字雖著於玉篇，而用之極廣者還始於宋時。

現在先從輦說起。輦雖爲人輓的車，但後來也將輪去了，與後世的轎無異，如宋書禮志云：

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竊貴亦輦，并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并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輦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駑，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這裏說明輦的由來很明，而且至南朝宋時早已去了輪了。同時所謂輿車，雖有車名，實亦無車輪的。按晉陸

雜記云：「石虎好遊獵，體壯大，不堪乘馬，作獵燈使二十人舁之，如今之步輦。」此即輦之已去輪者，既用人舁，明與後來的轎無異。又如晉書桓玄傳云：「玄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這都是以輦爲轎的明證，或者就始於六朝時的。至如同書陶潛傳云：「刺史王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監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這監輿就是後世所謂竹轎，亦稱竹輿。此輿已全作轎解，輿車是異義了。按史記張耳傳有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復輿前。」注云：「編竹木爲輿，亦曰筍輿。」則不知正如後世用人舁的否，否則漢時也已有。

以上略說由輦輿改變爲人舁的轎的大略，然其時猶無轎名。至南宋中興，始有轎稱，如宋史輿服志云：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制，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轎。舊制輿檐有禁，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險阻，詔許百官乘轎，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飾有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爲障，左右設牖，前施簾，舁以長竿二，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這轎其實由竹輿改稱而已，可知竹輿到那時又稱爲轎了，所以宋張端義貴耳集亦云：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轎，只是乘馬，所以有脩帽護塵之服，士皆服衫帽涼衫。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涼衫略展登轎，尙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於是更可見轎確起於南宋時的。在南宋以前，則統稱爲輿，明王圻三才圖會所謂「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卽今轎也。」唐時又稱爲「檐」，如舊唐書輿服志云：「開成未，定制宰相王公師保尙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按檐通擔，當讀擔音，蓋肩上負擔之意。

到了後來，轎遂爲人所熟知，但乘轎卻也有許多規定，不能隨便乘坐的，一如古的車輿。如明史輿服志云：

洪武六年，令凡車轎禁丹漆，婦女許坐轎，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蓋自太祖不欲勳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

可知乘轎只限文職，且在三品以上，庶民則以老疾者爲限。但後來當然也有陽奉陰違的，如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

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轎，萬曆中四品官以下俱用兩人肩輿，稍顯者或用四人帷轎，然置棍於後，示不敢也。後至魏忠賢執政，以御史林一翥從輿上責內使，遂嚴禁焉。崇禎初，給事傅櫛以請，上不允。御史郁成治遂請自御史驄馬之外，餘不能肩馬者用竹小兜，上以其點責譴之。

帷轎畢竟以人代畜而行，所以到了現在，大都市已經廢絕，仍山鄉中還有的了。

一七 乘騎

古時以馬駕車，故昔人以爲初不騎馬。至六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有乘騎的事，如禮記曲禮「前有車騎」注云：「古人不騎馬，故經典無言騎。今言騎，是周末時禮。」周末即指六國時也。又宋吳曾能改齋

漫錄亦云：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其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皆云騎馬的事，始於周末。但如清顧炎武日知錄云：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亦不始於春秋也。

又如毛奇齡西河文集云：

人多因易書詩無騎字，遂謂古人不騎馬，騎字是戰國以後之字。然則六經無髭髻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髭髻乎？今四子書中如滕文公之馳馬，孟之反之策其馬，子華之乘肥馬，子路之願車馬等語，歷歷可證古人之騎馬。且夫子曰：「吾猶及有馬者，借人乘之。」是人之騎，其來尙矣。又况鞍的勒勒，已造於禹時之奚仲，古人若不單騎，何需此鞍的勒勒爲哉？

皆云騎馬實自古已然，顧氏疑始自外方，毛氏則直認爲我國所自有。惟此種騎馬，當時實不盛行，以迄於唐，騎馬還認爲非法，如唐書劉子玄傳云：

子玄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尙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闕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襲服之

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則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轆而銜，跳而鞍，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著爲定令。

是當時雖貴賤通乘馬，然劉氏認爲不師於古，非改革不可。由此可知騎馬至唐，實很盛行，不若古時的稀有了。按唐書車服志有云：「王公車路藏於太僕，受制行冊命巡陵昏葬則給之，餘皆以騎代車。」可知唐時本以騎爲常，車則非大禮是不用的。又通典云：「玄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輿陳於鹵簿而已。」可知後來即大禮也用騎了，車僅具爲一種形式上的裝飾品。至宋時則文武百官均一律乘馬，自南渡後方改乘輅，如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云：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輅，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輅，迄今不改。

以後至於明清，武職還以騎馬爲常事，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一八 舟楫

舟，現在皆稱爲船，經書中多稱舟，字本象形。釋名以爲「舟言周流也；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其字義實無分別。漢揚雄方言則謂「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是稱舟稱船，乃方言的不

同。大抵漢以前多稱爲舟，漢以後始於稱舟之外又稱爲船。至越絕書云：「閩閩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則以越絕書作者爲漢人袁康，恐未足信。

舟爲何人所創始，那說法真是多極了。山海經以爲「鯀生禹號，禹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墨子以爲「工錘作舟，」呂氏春秋以爲「虞姁作舟，」漢劉向世本以爲「黃帝臣共鼓貨狄剡木爲舟，」晉束皙發蒙記以爲「伯益作舟，」宋劉恕通鑑外紀又以爲「黃帝命共鼓化狐剡木爲舟。」那化狐一定又是貨狄的訛書了。這些究竟誰是誰非，我們當然不能確定，倒不如像易繫解所說：「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蓋取諸渙。」來得直截了當，舟楫是從剡木和剡木而來的，牠的意義取之於渙卦，有散難釋險之意，這樣也就夠了，定何必要找一個首創人呢！

同樣是舟是船，牠的種類也就不少，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名稱，茲擇其習聞的，並船上各部分的名稱，如方言所云：（非今所常稱者不錄）

舟，自闕而西謂之船，自闕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湖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艇，艇小謂之艇。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權謂之櫂（即槳），所以懸權謂之楫，所以刺船謂之櫂（即篙），維之謂之鼎，首謂之閘，閘或謂之鑿，鑿後曰舳，舳制水也。

又如釋名云：

船其尾曰楫（即柁），楫拖也，後見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在旁曰櫂，櫂齊也，用臂力然後舟行也。引舟

者曰筏，筏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在旁撥水曰櫂，櫂潔也，灑於水中也。且言使舟櫂進也。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帆，泛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狹而長曰纜，衝，以衝突敵船也。上下重牀曰盤，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五百斛以上，還有上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三百斛曰艫，艫，紹也。江南取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一人所行也。

觀此兩節文字，可以知船的一斑了。惟現在還有稱舫的，如畫舫之類。按舫古以爲兩船相並，或云編竹木的筏，見爾雅注。又稱海船爲舶，那是後有的字，廣韻以爲「海中大船」，集韻以爲「蠻夷汎海舟曰舶」，是舶乃譯音新造的字，非我國所原有。

中國古代的船，皆用木製。其著名者，如王濬的樓船，隋煬帝的龍舟，皆爲古今所羨稱的。樓船如晉書王濬傳云：

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梳蔽江而下。

一船可容二千人，而且船上可以馳馬，那真和現在大兵艦相差差不多了。但宋邵博聞見後錄卻不信以爲真，他說：「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尙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這話也有其理由，不過王氏所造，總比其他來得碩偉罷！至於隋煬帝的龍舟，

那不但是碩偉，而且是富麗，卽如現在外國的頭等郵船，恐怕也不過如此罷！如唐杜寶大業雜記云：

煬帝幸江都，次洛口，御龍舟。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又乘舟水手，以素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共引船人並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著雜錦綵粧襖子行纏鞋機等。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爲之。

至於自皇后以下所乘的舟，前後相接，竟長至二百餘里，古今中外，可謂殆無其匹，茲亦引前書所記如下：

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脚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綵船」，並兩重加網絡，實人美人所乘，及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架船人名爲船脚，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官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奉及船脚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上坐，給黃衣夫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以上及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舟別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篋舫」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官，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並船引給黃衣夫十五人。以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纒繩」五百艘，「八權舸」二百艘，「舴舺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

給夫發落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艫相繼二百餘里。騎兵踴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舟百昇。於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助舟而行。

此種盛況。後世殆未再聞。至宋時則有龍船之戲。亦後代所稀有。並附於後。以見古時對於船的種種盛況。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

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宴羣臣。水戲呈畢。又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人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短衣。長頂頭巾。齊舞權。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金。最爲精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排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鏡鐸之類。又有「鯪魚船」二隻。止容一人撐划。乃獨木爲之也。諸小船競詣奧屋。牽拽「大龍船」出詣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圍轉翔舞。迎導於前。其虎頭形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檣板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歇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檣板到底深數尺。底下密排鐵鑪。大良樣如桌面大者。壓重庶不欹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飛騰。至水殿。艦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權旋轉。共爲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爲二。各圓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兩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東。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盃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兩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并虎頭船之類。各三次

爭標而止。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奧屋內矣。

這好像現代的兵艦演習，不過具體而微罷了。此外江中渡船今多稱爲「滿江紅」的，卻也有個來歷。明董穀碧里雜存云：

我太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日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厚。厥明發舟，老叟舉權，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可知始於明初的，其事可信無疑，蓋明太祖爲人，往往很重視他微時的細節。

以上所說，都是過去的木船。至於現今，則輪船是尙。按以輪爲船，我國古時亦曾有過，如南史祖冲之傳云：「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又如宋史岳飛傳云：「楊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又如元史阿朮傳云：「宋裨將張頤，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頤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可是其法不傳，使後人無以明其真相。今之輪船，最初又稱爲火輪或汽船，蓋純用蒸汽機而行動的，爲美人富爾頓（Robert Fulton）於一八〇七年（即清嘉慶十二年）所創造。其傳入我國，當在五口通商之時。清史稿交通志記述頗詳，茲摘錄如下：

自西人輪船之制興，有兵輪，有商輪。其始僅往來東西洋各國口岸而已。中國自開埠通商而後，與英吉利訂江寧條約，而外輪得行駛海上矣。續與訂天津條約，而外輪得行駛長江矣。同治十一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是年冬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員盛宣懷佐之。初僅輪船三艘，嗣承領閩滬兩廠，購之英國，增至十二艘。迨購入旗昌輪船十八艘，遂與英商太古怡和並稱三公司。招商局輪船航行各埠，悉自滬，駛行長江者曰江輪，駛行海洋者曰海輪，時統名之爲大輪。其與大輪並行於內江外海，或駛行大輪所不能達之處，則有小輪。光緒初，商置小輪之行駛，僅限於通商口岸。至三十二年，則小輪公司漸推漸廣，濱海之區，輪楫如織，隨處可通。

由此可以知我國輪船發達的情形。至如清黃協瑣淞南夢影錄所云：

台州黃紫珊司馬素精西學，謂當別創一法，可廢煤而用氣。西士皆目笑之，弗顧也。靈思默運，慘淡經營，閱數寒暑，遂克告成，名曰混沌。未幾駛至采石磯，觸礁沈沒，因略變其制，就高昌廟製造局更製一船，名曰混沌。船身長六丈，吃水五尺餘，一下鐘可行江面四十里，惟全係木質造成，一遇大海狂濤，時虞掣肘耳。

則不知究用何法製造，惜今不傳，否則大可研究一下的。

一九 郵電

郵，說文所謂「境上傳書舍也。」這正如現在的郵局，但範圍沒有像現在的廣。此制周時已有，所以孟子曾說：「德之流行，遠于置郵而傳命。」置實在也是郵，風俗通云：「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

也。此傳有步傳馬傳，增雅以爲「馬傳曰置，步傳曰驛。」其實驛如說文所說：「驛，置騎也。」那也是馬傳；廣雅也謂「郵，驛也，置，亦驛也。」實際兩者並無分別，大約有馬處則用馬，無馬則用步。後來便以郵驛所止之處稱之爲驛，玉海所謂「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這種郵驛，歷代制度不一，像唐時據唐六典云：「駕部郎中掌天下傳驛，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

至於現在郵政，雖源於古之郵傳，但規模已大大加改革，所以是新興的交通事業。清史稿交通志中曾云：昔者車行日不過百里，舟則視風勢水流爲遲疾，廷寄軍書，驛人介馬，晷盡日夕，行不過六七百里已耳。今則京漢之車，津滬之舟，計程各二三千里而遙，不出三日，郵之附舟車以達者如之。

可知今之郵政與昔之郵傳，相去得很遠了。此種郵政的開辦，交通志述之甚詳，茲節錄如下：

海國大通以來，異域僑民，恆自設信局。光緒二年，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建議創辦郵政。四年，始設送信官局於北京天津煙台牛莊上海，以赫德主其事。九江鎮江亦繼設局，是爲中國試辦郵政之始。十六年，命通商口岸推廣舉辦。二十二年，正式成立官郵政局，自是徧通全國，上下交受其利。其郵局則總局，副總局，分局，支局，代辦處，總計六千二百又一。其郵路里數則郵差郵路，民船郵路，輪船郵路，火車郵路，總計三十八萬一千里，每面積百里，通郵線路七里又四九，此據宣統三年統計也。是中國之有正式郵局，始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距現在不過五十年罷了。至於未成立以前，像上海一區，早由外人設立書信館以傳遞信件，如上海研究資料所云：

上海書信館創辦於一八六五年八月一日（清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係公共租界工部局設立專理本地信件遞送事務同時發行郵票及明信片等物。總館在現今的四川路分館在城內大東門大街。信箱分設租界內各地最盛時計共二十三處；並於福州廈門汕頭等地設有代辦所。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中國正式郵局成立該館即於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結束移交中國郵局辦理。總計書信館發行的郵票不下一百八十餘種明信片亦有十餘種概在英國印刷。

按當時郵資平信爲四十文，明信片爲二十文，我國郵局正式成立後，每信亦取銀四分云。

同樣與郵遞更速爲通信工具的電報，卻較早於郵局成立的前十五年。據清史稿交通志云：

電報之法，自英吉利人初設於其國都，推及於印度，再及於上海。先是同治間，英使阿禮國，請設電線於中國境內，力拒之，乃已。九年，其使臣威妥瑪復申前議，易陸線爲水線，自廣州經閩浙以達上海，爭之數月，卒如所請。嗣是香港海線循廣州達天津，陸線達九龍；而丹國陸線亦由吳淞至滬上，駁駁有闖入內地之勢。天津道盛宣懷言於直隸總督李鴻章，宜仿輪船招商之例，彙集商股，速設津滬陸線，以通南北兩洋之郵，遏外線潛侵之患；並設電報學堂育人材，備任使。鴻章聽之，明年疏言報可，踰年工竣，以宣懷董其事，時光緒七年也。自時厥後，各省咸知電報之利，或本無而創設，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區，則陸線、水線、金線、電線並設，縱橫全國，經緯相維，直隸、粵、桂、滇、魯、鄂諸省，設局多至二十餘所，餘省亦十餘所，或數局有差。三十四年，郵傳部已二年，將以全國電局爲實行部轄之計，郵傳部尙書陳豐疏言收回商股，奏入允行，此後即全歸國有矣。

按電報機創作的人雖很多，但現今所使用的則爲美人模斯 (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 於一八四四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所手創成功的。所以距我國的設置爲一八八一年，已有三十多年了。至於無線電報的設置，交通志中未見載及，據上海研究資料，則「第一架無線電報機安設於一九〇八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是年吳淞至崇明島的海底電線既有毀損，江蘇省當局乃以官款組織淞崇無線電報局經營之。」又云：「第一架外人無線電報機亦安設於一九〇八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上海匯中旅館所置。當時輿論沸騰，謂其侵害主權，遂由郵傳部向英公使交涉，結果於一九〇九年 (清宣統元年) 由政府收買，撥歸上海電報局管理。」

其次與電報有同樣效用則爲電話，初名德律風，蓋譯西文 Telephone 的原音。最早先設於上海，後始普及於各埠。據上海研究資料云：「第一次經營電話者，爲大北電報公司在一八八一年 (清光緒七年)」惟黃協垣淞南夢影錄則云在壬午 (一八八二) 季夏，他說：

上海之有德律風，始於壬午季夏。其法沿途豎立木桿，上繫鉛線二條，與電報無異；惟其中機括，則迥不相同。傳遞之法，不用字母拼製，只須向線端傳語，無異一室晤言。據云十二點鐘內，可傳遍地毯五大洲，蓋藉電通流，故能迅速若此也。其初有英人皮曉浦，在租界試行，分設南北二局，南在十六鋪，北在正豐街。如欲邀人對談，只費青蚨如同鴛鴦之數。嗣以經費不敷，不久遂廢。癸未春，經天主教司鐸能慕谷重設，由徐家匯達英法兩界各洋行，以便預報風雨消息。聞此法由歐人名德律風者所創，故即以其名名之云。

此述上海設電話之情形頗詳，當較可信。資料所云當是最初的嘗試，還未向外普及的。至云電話爲德律風所創，乃黃氏傳聞之誤，實爲英人柏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所發明，所以距我國的裝置，不過五六年而已。至中國當局正式令各地裝置電話，以挽利權的，則爲光緒二十五年盛宣懷所奏行清史稿交通志云：

電話初曰德律風，二十五年宣懷疏言：「德律風創自歐美，入手而能用，著耳而得聲，坐一室而可對百朋，隔顏色而可親警款，此亙古未有之便宜，故創行未三十年，徧於各國。其始止連數十里，現已可通數千里。新機既闢，不可禁遏。中國之有德律風也，自英人設於上海租界始，近年各處通商口岸，洋人紛紛謀設。電報公司竭力堅拒，但恐各國使臣將赴總理衙門要求，又滋口舌，一經應允，爲患甚鉅。現在官報恐難籌措，臣與電報各商董再四熟籌，惟有勸集華商資本，自辦德律風，與電報相輔而行。自通商各口岸次第開辦，再以次及於省會各郡縣，庶可杜彼族覬覦之謀，保全電報已成之局。」報可，自是京師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廣州江寧漢口長沙皆設之。

二〇 航空

時至現今，交通事業除水陸外，尤注重於航空。考世界之有航空事業，實爲近四十年間的事，其初發明的爲飛艇，後則乃有飛機。而飛艇飛機發明的原理，實如我國古時的鸞燈與紙鳶，所以我國雖未發明航空機器，而航空思想，實在早已有的。如近人厲汝燕世界航空之進化云：

十八世紀間，世人之視航空事業，猶如夢想耳。今日以軍事論，爲陸海軍之耳目；以交通論，爲將來縮地之利品。人謂航空機器，不過近年發明之異器，吾以爲否也。蓋航空思想，存諸人類腦筋中，已非一日矣。我國古有之孔明燈，俗名鸚鵡燈者，卽爲今日氣氈之鼻祖；世傳之紙鳶，又名風箏者，卽爲今日飛機之先導。當此二物初發明之時，在發明者未嘗不存一遊空中之念也。歐美諸國，文化極進，初無此種思想；迨後文化漸開，創航空之說者，亦不乏人。十六世紀間，意大利發明家某，以禽羽製成大翼而翔空，又意大利多創製真空球，以資上升。二者雖皆經實驗而未果，然其航空之慾望，已可見一斑。至十七世紀，科學漸次進步，思想亦漸次發達，有仿我國之孔明燈而研究改良者，有按風箏之理而製造翅翼以資翔空者，各創一說，不勝枚舉。當時最得有成績者，爲法之孟的哥爾發氏之熱氣球（卽爲我國鸚鵡燈之大者），德之米溫氏之飛行器，按風箏學理，而計算空氣之浮力焉。

據此則今日的航空事業，實皆淵源於我國鸚鵡燈與紙鳶的原理。按鸚鵡燈創始不詳，宋范成大大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有云「擲燭騰空穩」，自注「小球燈時擲空中」。當與鸚鵡燈相似。至紙鳶造作甚古，宋高承事物記原以爲「韓侯爲陳豨造量未央宮之遠近」，是漢時已有了的。按飛機雖早有製造，但以一九〇八年德人齊伯林（Count Ferdinand von Zeppelin）所造爲最成功。飛機也有許多人實驗，但都沒有具體的成功，直到一九〇〇年，美國來德兄弟（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所造的飛機，纔算真正的成功了。

至於我國的有航空事業，實始於清末，至今不過三十餘年的事。其由來情形，近人葉恭綽氏五十年來中國之交通航空篇會云：

我國航空事業，實始於前清宣統三年（一九一）是時僅有法國沙麥式雙翼飛機一架，在南苑設一飛機試行工場，以資演習。民國二年添購英國愛特立克式雙翼飛機二架，嗣後參謀部又向法國訂購高德隆單翼式飛機十二架，乃改工場為航空學校，招生教練，造就飛行人員，以爲將來辦理航空事業之用，前後畢業者將及百人。自是以降，政府漸知領空權之不可失，且知航空與軍事交通有重要之關係，頗有大加擴充之意，遂於八年訂購商用維克式飛機百五十架，特設航空事務處，以丁錦爲處長。並改航空學校爲航空教練所，而統屬於參謀部。當是時，交通部亦設一航空事宜籌備處，而以丁士源爲處長，購備大號飛機六架。兩處事權不一，時有爭議，迨直皖戰後，始將交通部所設籌備處撤銷，而歸併於事務處，且改隸於國務院焉。厥後又改航空事務處爲航空事務署，編定官制，規模益宏。可惜經費不足，未能開辦海陸軍飛行，遂擬先從商務飛行入手，而商務飛行，又擬先從京滬航線入手，乃於九年十一月，在航空署內設一籌辦京滬航空委員會，分經畫執行兩組，以專責任而策進行。本線橫貫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計長二千五百四十二里，設北京、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上海六航站，又於馬廠、大汶口、南沙河、任橋、板橋、鎮江、蘇州七處各設一備用飛行場。關於各場站建築工程，自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以次開辦，至十年五月六月間，北京至濟南各場站先後告成，乃決於七月一日先辦京濟航線。是日所用飛機爲正鶴號，由英人培德孫氏任駕駛之責，自午後四時三十分開往濟南，次日上午過返北京，往來穩速，成績尙佳，此爲我國初次辦理航空之大概情形也。

此猶爲初十年間的事，到了現在，已突飛猛晉，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了。

附錄

歷代居室車輿制度，正史中所載殊繁，然大抵關於帝王方面。本書所談均爲日常事物，故類此者僅能詳其初制如何，此後卽不復輯錄，閱者鑒之！

一 歷代居室制度輯略

上古穴居野處，至後世始有宮室。

易繫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堯時雖傳有宮室，然極簡陋。

六韜：「帝堯王天下，宮垣屋室不墜，棊桷椽楹不斷，茅茨偏庭不剪。」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

夏殷宮室之制始備。

考工記：「夏后氏之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

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面各二。每室四戶八窗。白盛，蜃灰也。以蜃灰墀牆。門堂門廊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四阿，若今四柱屋。」

周時宮室制度，更爲完備。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扇七個，闕門容小扇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微參個。內有九室，九牖居之。外有九室，九牖朝焉。」注：「明堂者，明教之堂。周度以筵。大扇，牛鼎之扇，長三尺，每扇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闕。小扇，鼎之扇，長二尺，參個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廟門也。二微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

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定制。

禮記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又內則：「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坳一。」疏：「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爲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故左夾室五闕，右夾室五闕。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闕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闕。士卑不得爲闕，但於室中爲土坳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膳，三者豕魚膳也。」又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窻，蓬戶甍。」詩七月：「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

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貴治之事也。」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疏：「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故禮記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喪服傳：繼夫爲其妻前夫之子築宮廟。是士庶人皆有宮稱也；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

秦漢至隋，制度未詳。唐時雖有規定，然事不遂行。

舊唐書輿服志：「文宗卽位，以四方車服僭奢，下詔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官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楸乳梁。詔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棕條易行者爲寬限，而事遂不行。」稽古定制：「唐制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五品以上五品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烏門。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抽心舍，施懸魚瓦獸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蔭子孫，雖蔭盡聽依舊居住。王公以下及庶人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庶人所造房舍，不得過三間四架，不得輒施裝飾。」

宋制亦略如唐。

宋史輿服志：「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臺曰部曰寺曰監曰院，在外監司州郡曰衙。在外稱衙，而在內之公卿大夫士不稱者，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稱。後在外藩鎮亦僭曰衙，遂爲臣下通稱。今帝居雖不曰衙，而在內省部寺監之名，則仍唐舊也。然亦在內者爲尊者避，在外者避君無嫌。私居執政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諸道

府公門得施戟，若私門則爵位穹顯經恩賜者許之。在內官不設，亦避君也。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棹極，諸州正牙門及城門並施鸞尾，不得施拒鵲。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父祖舍宅有者，子孫許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爲飾，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舍屋許五架門一間兩廈而已。〔稽古定制〕「宋制凡屋舍非邸殿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爲四鋪作闌闌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官室寺觀毋得彩畫棟宇及朱鈐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按闌八卽藻井，亦卽今俗所謂天花板也。

明時百官庶民宅舍，均嚴有規定，其制繁於前代。

〔明史輿服志〕「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許雕刻古帝后聖賢人物，及日月龍鳳狻猊麒麟象之形。凡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歿，子孫許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簷不禁。公侯前廳七間兩廈九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三間五架，用金漆及獸面錫環。家廟三間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栱簷檼青碧繪飾，門窗枋柱金漆飾，廊廡庖庫從屋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栱簷檼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綠油獸面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簷檼青碧繪飾，門三間三架，黑油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飾以上黃，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品官房舍門窗戶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後，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許那移。軍民居止，更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游眺。三十五年申明禁制，一品三品廳堂各七間，六品至九品廳堂梁棟祇用粉青飾之。庶民廬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得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飾彩色。三十五年復申明禁飭，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間。正統

十二年令稍變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開少者，不在禁限。」

清代官民居室制度，大略亦沿前代。此外別定家廟之制。

清史稿禮志：「凡品官家祭，廟立居室東。一至三品廟五楹，三爲堂，左右各一牆限之，北爲夾室，南爲房庭，兩廡，東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綠以垣。四品至七品廟三楹，中爲堂，左右夾室及房，有廡。八九品廟三楹，中廣左右狹，庭無廡，簋藏衣物祭器，陳東西序。堂後四室，奉高曾祖禰，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則祧，由昭祧者藏主東夾室，由穆祧者藏主西夾室。遷室祔廟並依昭穆世次。東西序爲耐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成人無後者錫者，以版按行輩墨書，男東女西，東西嚮。牲器之數，一至三品羊一豕一，每案俎二，酬登各二，籩豆各六。四至七品特豕一案一，俎籩豆各四。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案一，俎籩豆各二。歲祭以四時，庶士家祭，設龕寢堂北，以版隔爲四室，奉高曾祖禰，妣配之，位如品儀，南嚮。服親成人無後者，順行輩書，祇爲耐位，已事焚之，不立版。每四時節，日出主以薦，黍盛二盤，肉食果蔬四器，羹二，飯二。先期致齋薦之前夕，主婦在房，治饌，選明，主人吉服率子弟奉主陳香案，昭東穆西。」

二 歷代車輿制度輯略

黃帝始作車，至夏禹始定尊卑之制。

通鑑外紀：「黃帝命呂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通典：「陶唐氏制形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鈞車，俾車正奚仲建旒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殷因鈞車而制大輅。」

周制王五路，自孤卿以逮庶人，其乘車各有差。

周禮春官：「王之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漢車，駟車，漆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鄭鍔曰：「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古之制也。此言服車五乘，上不及三公，下不及庶人，蓋三公非不乘車，坐而論道，不可以服車。言孤卿大夫有爵，雖貴亦當作而行車，乃自孤卿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胡爲掌其車耶！五彩謂之夏，染人所染夏是也。孤之車轂畫以五采而篆之。卿車雖五色，則綬而不篆，篆以見其文之著，綬以言其文不足也。孤尊矣，宜別異於卿，卿又宜異於大夫。大夫乘墨車則輓之，以皮而漆焉，又不及於夏綬之文。大夫又宜異於士，士乘棧車，則不革不漆，又不及於墨車之飾。士又宜異於庶人，故乘役車，爲方箱以載任器，又不及於棧車之純素。尊卑之分，上下之等，皆即乘車見之。」

秦時舊制多亡，帝乘金根車。

通典：「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黑旗皂旂，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以諸侯所乘之車爲副。」

漢制，賈人不得乘馬車，其末，天子至士，以牛車爲常乘。

後漢書輿服志：「景帝中元五年，始詔賈人不得乘馬車。」晉書輿服志：「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

漢時君臣或乘輦車，使人輓之。

宋書禮志：「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輦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

漢天子有安車，始可以坐乘。

晉書輿服志：「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乘輿乃有之，有青赤黃白黑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

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蓋肩輿也。

宋書禮志：「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房，夏曰余車，殷曰胡鷲，周曰輻車，輻車卽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南齊書輿服志：「司馬法曰：夏后氏輦曰金車，殷曰胡鷲車，周曰輻車，皆輦也。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出房，成帝輦過後宮，此朝寧並用也。輿服志云：輦車乘人以行，信陽侯陰就見井丹，左右人進輦，是爲臣下亦得乘之。江左唯御乘。」又：「輿車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形如輻車，人舉之。」

齊梁以羊車爲貴賤之乘，又名牽車。

南齊書輿服志：「漆畫牽車，御及皇太子所乘，卽古之羊車也。晉泰始中，中護軍羊琇乘羊車，爲司隸校尉劉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者所服，免官。衛玠傳云：總角乘羊車，市人聚觀。今不駕羊，猶呼牽此車者爲羊車云。」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輜，小兒衣青布袴褶，五瓣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子。」按果下馬指小馬，能行於果樹之下也。

梁時輿車甚多，除小輿外，又有肩輿，步輿，載輿等。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二年，令州刺史並乘通幃平肩輿，從橫施八橫，亦得金渡裝較。天子至於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及襜褕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優禮者人輿以升殿，司徒謝朓以脚疾優之。」

隋時輿制如輦而小，用人荷之，與後世之轎正同。

隋書禮儀志：「今輦制象輜車，而不施輪，通幃半絳，飾以金玉，用人荷之。輿，漢室制度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今輿制如輦，而但小耳，宮苑宴私則御之。小輿幃方形，形同幄帳，自閣出，升正殿則御之。」

自南朝以來，百官皆乘車，駕或以馬以牛，各有等差。

隋書禮儀志：「輜車，案六韜一名遙車，蓋首遙遠四顧之車也。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輜黑耳後戶。今輜車青通幃，駕二馬，王侯入學五品朝婚通給之。司隸刺史及縣令詔使品第六七，則並駕一馬。輜車，按魏武書贈楊彪七香車二乘，用牛駕之，蓋輜車也。今輜車通幃，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並給乘之。三品已上青幃朱裏，五品已上紺幃碧裏，皆白銅裝，唯有慘及中喪者則不張幃而乘鐵裝車，六品已下不給，任自乘輜車，弗許施幃。」按幃卽車帳也。

唐非大禮不乘車，餘以騎代步，後且以騎爲常制。

唐書車服志：「王公車路藏於太僕，受制行冊命巡陵昏葬則給之，餘皆以騎代車。」通典：「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爲常。玄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輿陳於鹵簿而已。」

開成未，又定百官乘檐之制，檐亦輿之類也。

舊唐書輿服志：「文宗開成未，定制宰相王公師保尙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驛。」

宋初亦以乘騎爲主，惟老疾者得乘肩輿。

宋史輿服志：「肩輿，神宗優待宗室老疾不能騎者，出入聽肩輿。熙寧五年，大宗正司請宗室以病肩輿者，踏引籊燭不得過兩對。」

中興以後，始詔許百官乘輦，一改前制。

宋史輿服志：「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制，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輦。舊制輿檐有禁，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險阻，詔許百官乘輦，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飾有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爲障，左右設牖，前施簾，昇以長竿，二名曰竹輦子，亦曰竹輿。」文獻通考：「高宗建炎元年，上以維揚道滑，艱於乘騎，乃諭輔臣曰：君臣一體，朕不欲使羣臣奔走危地，特許乘輦，惟不以入皇城。」

宋時民用車輿，均可假賃，蓋如現今有車行轎行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士庶家與貴家婚嫁乘轎子，只無脊上，銅鳳花朵，左右兩軍，自有假賃所在；以至從人衫帽衣服從物，俱可賃，不須借假。餘命婦王官士庶通乘坐車子，如轎子樣製，亦可容六人，前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

其他載運之車，大小甚多，至今猶有用之者。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箱如勾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長二三尺許，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鞭綬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箱齊，後有兩斜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卽有聲，使遠來者車相避。仍於車後繫騾驢二頭，遇下險橋路，以鞭繫之，使倒坐睡車，令緩行也。可載數十石。官中車惟用驢，差小耳。其次有平頭車，亦如太平車而小，兩輪前出長木作轆，木梢橫一木，以獨牛在轆內項負橫木。人在一邊，以手牽牛鼻繩駕之。酒店多以此載酒梢桶矣。又有宅眷坐車子，與平頭車大抵相似，但轆作蓋，及前後有柵欄門垂簾。又有獨輪車，前後二人把駕，兩旁兩人扶拐，前有驢拽，謂之串車，以不用耳子轉輪也。般載竹木瓦石，但無前轆，止二人或兩人推之。此車往往糞糕及饅饟之類人用，不中載物也。平盤兩輪謂之浪子車，惟用人拽。又有載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盤而無輪，謂之擺車，皆省人力也。」

明時文官坐轎，武官騎馬，但亦多有破格坐之者。

明史輿服志：「百官乘車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車不得雕飾龍鳳，文職官一品至三品用間金飾銀轡，繡帶青幔，四品五

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青雲頭青帶青幔，轎同車制。庶民車及轎並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禁用雲頭。六年令凡車轎禁丹漆，五品以上車止用青幔，婦女許坐轎，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乘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蓋自太祖不欲勳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萬曆三年，奏定勳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輿，并交牀上馬。至若破格殊典，則宣德中少保黃淮嘗乘肩輿入禁中，嘉靖間嚴嵩奉詔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輿，武臣則郭勛朱希忠特命乘肩輿，扈南巡躡後遂賜常乘焉，皆非制也。

清制滿洲官非大臣不得乘輿，漢官則多乘轎，惟武職亦然。民間不論。

清史稿輿服志：「滿洲官惟親王郡王大學士尙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輿頂用銀蓋，幃用皂，在京輿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職輿夫二人，輿頂用錫。直省督撫輿夫八人。司道以下敎職以上輿夫四人。雜職乘馬。欽差官三品以上輿夫八人。武職三品仍不得用，武職均乘馬。將軍提督總兵官年逾七十不能乘馬者，奏聞請旨。庶民車，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同車制，其用雲頭者禁之。」